

倾城

和亲

HEQIN
下
春秋 著
CHUNQIU WORKS

沙塞容颜尽，
边隅粉黛残。
妾心何所断？
他日望长安。

凌辱与深爱，原谅与背叛……

计中之计，智慧与阴谋相较；
局中之局，救赎与怨念纠缠。
这一切，是机缘未到，
还是造化弄人？

开启小说阅读新体验

演绎一部缠绵悱恻的
纸上电影传奇



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和声

HEQIN
春秋
著
CHUNQIU WORK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亲：全2册 / 春秋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399-6511-6

I. ①和… II. ①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7896号

书 名 和亲
作 者 春 秋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戚兆磊 伊艳蝶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12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511-6
定 价 55.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1
第 一 章	伤别	/7
第 二 章	惊变	/12
第 三 章	廷争	/22
第 四 章	出塞	/36
第 五 章	被俘	/48
第 六 章	失节	/62
第 七 章	烙印	/74
第 八 章	侍寝	/89
第 九 章	夺宠	/107
第 十 章	平叛	/123
第 十 一 章	微服	/134
第 十 二 章	素颜	/149
第 十 三 章	失欢	/162
第 十 四 章	妃离	/178
第 十 五 章	死狱	/193
第 十 六 章	荼蘼	/204
第 十 七 章	珠进	/211
第 十 八 章	生辰	/224
第 十 九 章	玉碎	/241
第 二 十 章	番外（华阳公主）	/255



引	子	/ 269
第二十一章	黑山	/ 285
第二十二章	鹰坠	/ 298
第二十三章	留城	/ 311
第二十四章	萧史	/ 320
第二十五章	守城	/ 331
第二十六章	天福	/ 347
第二十七章	参商	/ 364
第二十八章	归去	/ 378
第二十九章	九转	/ 389
第三十章	刺杀	/ 402
第三十一章	温泉	/ 413
第三十二章	结胎	/ 423
第三十三章	时难	/ 440
第三十四章	别离	/ 453
第三十五章	密信	/ 461
第三十六章	新皇	/ 473
第三十七章	青殒	/ 485
第三十八章	契丹	/ 495
第三十九章	乾坤	/ 513
第四十章	和亲	/ 524
尾	声	/ 533

目录【下】 CONTENTS

和亲



引子

(一)

沉黑深夜，似浓得化不开的墨痕。黑暗中一串连缀的火把闪耀，一列回纥队伍正在山谷小道上急行。

队伍中鹰目炯炯，满面肃容，不时抽动马鞭的正是登里可汗长子英武。登里可汗突然归天，英武必须抄小道抢在其他兄弟之前回到可汗牙帐，才能稳住局势。

突然，前方一阵惊叫，队伍前进的速度骤缓下来。

英武急躁无比，大喊道：“前方何事？为何停下？”

身侧骑兵前去探明，回来禀道：“大王子，前方有一青衣人阻拦，已杀先锋数人！”

英武大怒，“一人就拦住了你们？”自己拍马向前去，果然在火把隐约的照耀下看见一青年身着天青色长衣，仗剑立于军前，身侧已倒伏数名回纥兵卒。英武立即向随行军士喝道：“放箭，射死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儿。”

箭雨呼啸而来，刹那笼罩这青年。他却毫不动容，手中的剑乍起一团精芒，霓虹般华光护住全身，身躯仿若流星月影般左穿右闪，天青色袍角翻飞若穿花蝴蝶。叮叮叮一阵急响，却没有一支箭射中他。手中的剑那般轻灵，仿佛那些飞箭只是些落在他身上的梨花瓣，被他尽数拂落。回纥军士射罄箭弩，青年身周遍地断矢，却依旧毫发无伤。

他收势静立，那宛若惊鸿横空的一柄剑化作了一盈静水。火把的焰光流泻在他身

上，眉眼间的线条尽是冷月之光，仿佛天地之间再没有值得他在意的人和事一般。

“你何人？”这情形完全不在英武意料之内，他不免有些诧异惊慌。

青年微微一笑，然而那笑意丝毫未达眼底，“恭候王子多时了。”

“你想怎么样？”英武的声音已有些不自然的嘶哑。

青衣人偏过头来，嘴角犹带着一种极为冷峻的微微笑意，似乎觉得英武的问题实在多余，而声音已经清朗若钟，“当然是……取阁下首级了。”话音未落，已飞身上前。

英武身边怎能少了死士高手？只听锵锵数声，钢刀出鞘，漫天冷芒倏现，重重叠叠地交织成天罗地网，罩向这青年。他一掌劈翻一名护卫，手中狭锋亮剑拦腰横扫，凄厉的惨呼后血光迸现，另一名甲士被生生斩于剑下。

英武自己早已退到战圈之外，见到这青衣人杀人自己队中竟如入无人之境，不由声嘶力竭地吼道：“一群饭桶，这么多人还杀不了他一个吗？”

然而因他们地处山谷，小道狭窄，又受两边山壁阻挡，不比苍茫草原。这些兵士无法一起冲上厮杀，又不能包围攻敌，只能像巷战一般，三两上前同这少年交手，人多也占不到便宜，还会互相牵制手脚。而那青年之势，竟攻守兼备，毫无破绽。

“好啊！”英武怒气冲冲道，“让他打，看他能撑多久，累也要累死他。”

青年听言，忽然足尖数点，斜上山壁，以剑一弹，身姿轻盈一跃，在一众护卫肩膀头顶连踏数步，长剑直取英武而来——

那剑本尺余长，到英武面前竟然忽伸长了一大截，变作丈余长，一抹冷厉寒芒……英武身边的护卫只觉得脸上一阵温热，伸手一摸，满指腥黏，再看自己的主公——已经没有了头颅！

青衣人收剑钩回首级，从腰间取出一长巾裹了，忽然纵身跃上谷去，声音在谷间回响，“英武唆使登里可汗以和亲不至之名起兵反周，连杀我大周两名使节。今奉命取他首级！”

众人见王子被杀，惊愣一阵，正待再追这青年，他却已消失在茫茫夜色间……

(二)

“传书给三王子英义，就说海东青已射落，可以放鹰了。”

“是，裴将军！”

随从退下后，仆从老李才急急上前道：“公子太冒险了……”

裴青只静静坐着，擦拭着手中长剑。

老李接着说：“那英义也定非什么善类，竟要公子替他担这杀兄之名，大王子一派之人怎肯善罢甘休？”

“他们不肯罢休，才证明这场戏演得好啊。”裴青淡然一笑，“何况你知道，这是交易。”

老李摇摇头，浑浊而衰老的双目浸满了忧郁，“如今全府只剩了公子……公子你不能……”

“老李，你的话……太多了。”唰的一声长剑入鞘，裴青已立起身来。

老李叹了一口气，“如今老奴说什么，公子总是不肯听了。方才陈大人又来催过，说是大帅急要公子回去呢。”

裴青看了一眼这忠心的老奴，低声道：“叫马夫备马吧。回去之前，我先要去一个地方。”

老李忙问：“公子要去何处？”

“紫蒙川。”

刚牵马走出马厩，那个灰色身影像幽灵一般出现，半惊诧道：“驸马爷着这满身缟素，要去何处？”

裴青停下脚步，冷冷道：“勘察。”

陈主事堆起笑来，“下官无事，不如随驸马爷同去？”

“不用了，陈大人还是早些歇着吧。”裴青牵马要走。

“哎，”陈主事上前，正拦在马前，恍然不觉般，“驸马爷，我可是奉命保护您……”

裴青已面有怒色。老李赶紧上前，“陈大人放心，有老奴陪着公子，一定速速归来……”

“哦？”陈主事脸上又挤出一丝笑容，“依小人看，驸马还是早些回大营，免得大帅着急担心哪……”

“陈大人请让开……”裴青懒得与他多说什么，一脚已踏上马镫。

这陈主事却还不肯罢休，“驸马爷这是……要去祭奠什么人吧。若是公主殿下知道了……”

裴青伸鞭拨开他，压低了声音切齿道：“你尽管去报与公主知道！”又道：“还有，我的将衔是从三品云麾将军。行军在外，休得总是驸马爷长驸马爷短！”说罢白衣

一飘，已跃上马背自去。

一旁的老李已是大惊失色，忙向这陈主事拱手作揖，“陈大人休怪，我家公子就是这脾气……”

陈主事已气得满脸肉都在抖动，见那裴青已拍马向前，于是恨声道：“我好歹也是……正三品主事……不敬我也罢了……仗着自己是驸马，这般倨傲！不想裴家早不得势了。不过是长得清秀，靠着女人才……”

猛地一下，他已被什么东西掷倒。刚喊出一声哎哟，一柄长剑已架在他肩头。原来是裴青掉头回来。他双目中怒火熊熊，“接着说呀，怎么不说了？”

这陈主事已吓得面无人色，“将军……饶命！”

裴青一脚踹开他，“快滚！”

不看这蠢货的狼狈相，转身上马疾驰，却发现自己更加狼狈。

因燕国公主和亲遇袭一事，裴相全家获罪，幼子却独得赦免。更令天下人惊羡的是，大明宫一双帝姬艳名传遍天下，燕国公主出降回纥，他竟然得尚皇后之女宣城公主，还深获圣上宠幸，不过十九岁，已成为最年轻的将军。

然而只有自己才知道，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疾驰整日，才来到紫蒙川外。

大哥，就是在这里被契丹人杀害的吧。心爱的女孩，也是在这里，被烈焰吞噬了年轻的生命！

寂寂的紫蒙川，雾霭沉沉。沿着长河边搜寻，空地上一大块焦黑的泥土，还留有灼烧的痕迹。满眼的泪，已忍不住落满雪白的衣衫。秀长的双目，蕴满伤痛与悔恨。握一把焦土在手，心已化成灰烬。

若是我再勇敢一些……若是那时没有顾虑，抢了她就走……只因还不够勇敢，竟铸成弥天大错！

第一次爱，第一次牵手，第一次的吻，从不曾忘记，而第一次的离开……竟已成永诀。

“青……”依稀的，还是她微带羞涩的低唤。

那时候，他已情窦初开，而弄玉，还是不解风情的女孩。

她性子很倔，有时很傻。下棋一定输，输了一定耍赖。赖不成一定会哭，而哭了，他一定会心疼……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一个微笑，就照亮了整个世界。

她最爱梨花。梨树下，她眸子澄清，肌肤莹白。轻触她的额头，掠夺她的唇瓣，她

却好奇地睁大了眼——“弄玉，哪有这样瞪人的？闭上眼……”

她乖乖闭上，须臾又偷偷睁开一只眼。突然逃开了，嘻嘻地笑，丝毫不知他心里的挫败感。

“青，你做什么？好怪呢。”见他丧气，又上来拉着他的手，“别生气，我不笑了，要做什么都依你……”

于是他也促狭起来，“弄玉，小兔子……给我看看。”

“什么？”她的表情，讨好而娇憨，“你送我的小兔子吗？在梦仙宫里呢。”

“不是，衣服里面的小兔子……给我看看。”

她仍是不懂，却带了少女的狡黠，从他不自然的表情中猜出了什么……

“你这个……坏蛋！”远远逃开了，烟霞色的衣裙飘散在风中，长发上落满梨花瓣，让人分辨不清，这美得难舍难收的是梨花，还是那洁白如梨花的女孩。

仿佛不过一夜间，女孩忽然长大了，还有了专讲男女大防的教引嬷嬷。再不肯跟他过于亲近，连手拉着手，也会脸红。曾经一直在心底暗想，弄玉她是不是像我爱她一样也爱着我？还是只被动地承受着我的爱？直到握住她在掖廷狱中用生命绣成的额带，歪歪斜斜的每一针，都是她的深情。他知道，她女红那样差，一直是个连如意结都不会编的笨姑娘。

立在焦土上伸手入怀，绛红的额带一直贴在胸前。把它取出来轻轻戴在额前，“弄玉，你可觉得……好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说得那样郑重，好像自己能做得了主，转身却背弃了誓言……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弄玉，你在地下可想念我，可责怪我？为何死去经年，魂魄竟不曾入梦来？还是只能期待着，他日黄泉相见，在另一个世界面对……

可纵然再面对你，如何对你说出一路走来的一切？若是再面对你，又如何忍心不说出这一切而欺骗你？

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这一生，是否只能独行，只能在心最深的角落里，试着将你藏起，藏到任何人永远也无法触及的……距离……

“青……救救我……”紫蒙川里，一定曾响起少女无助的凄喊。

仿佛真的听见，徒然伸出双手，弯成保护的姿势，久久的，“弄玉……我来得太晚……”

然而上天入地，何处再去觅她芳魂……

(三)

地牢之门开启，火把照亮了幽暗潮湿的死牢，露出角落里蜷缩着的一个彪形大汉。他浑身被粗绳紧紧捆住，像被折断翅膀的秃鹫，只剩了眼中绝望而狠戾的凶光。

数名回纥士兵鱼贯而入，分两边站定，最后负手缓缓而入的正是回纥登里可汗第三子英义。

“大哥受委屈了。”他的声音里含着按捺不住的得意。

墙角的那人狠狠地瞪着双眼，齙着牙，“你这畜生，我恨不得咬死你！”

英义轻轻一笑，“我再不会任你欺侮了。”

那人连哼数声，才道：“我居然上了你这阴险小人的当！”

英义仰头大笑，“在床上被擒，大哥真是狼狈啊。快活得连声叫小美人的时候，没有想到今日吧。”

这被绑之人让英义这样羞辱，怒不可遏，喉结上下动着，“我早该想到……那臭娘儿们，是你给我下的圈套！”

英义继续微笑着，“记住，下次偷偷上女人的时候，要多带些人手才好，免得光身被抓，哪还有半点王子的气势风度。”他突然拊掌道：“对了，看我这记性，竟忘了你也没有下次了……”

“风度个屁！你敢杀我吗？你能瞒多久？我的人很快就会知道我失踪了。你干的勾当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父汗也定会知道的。”那人疾喊道，情绪激动。

“哦……”英义拍了一下脑门儿，“对了，我忘记告诉大哥，你已经被杀了，周朝派来的刺客还留下了名姓，周朝北征军左路先锋云麾将军裴青。你的人此刻怕是正在商讨着怎么向此人讨还血债！”

这人先是疑惑地瞅着英义，须臾便明白过来，“原来如此！你……暗中勾结周朝。”双目忽然睁大，“父汗他……”

“是被你派人暗害的。”英义神色安详。

“你连父汗也……害死了？”

英义边摇头边啧啧连声，“真是笨！还要我再费口舌。看在你是我大哥，我来提醒你。你偷父汗的女人，被他发觉。你逃回自己封地，越想越怕父汗不放过你，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派人暗杀父汗。刺客成功后送信回来，于是你兴冲冲想来继承汗位，谁知半路遇上了裴青，斩了你的头去！”他俯下身子，向这半卧于地上的汉子和颜悦色道：“大

哥，此刻你已经死了。”

这人狂叫一声，猛烈地挣动着身上的粗绳，“你……好毒辣！杀害父汗，还嫁祸到我身上。没想到，我英武竟会死在你的手中！你弑父杀兄，比猪狗还不如，天不容你！”

英义淡淡看了他一眼，眼神中尽是不屑，“父汗已老，他是被你的丑事活活气死的。说到弑父杀兄，你没干过吗？兄弟十三人，现在剩了几人？你的双手，一样沾满了亲兄弟的鲜血，我不过是为他们报仇！”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良善。”英武怒骂着，“你别以为干得天衣无缝。我没有刺杀父汗，我是被你这畜生陷害的。我的人一定会查清此事。”

“不错。”英义点头道，“所以要烦请大哥写一张暗杀父汗的密令，这事才死有对证！我也好早些送你上路。”

“呸！”英武猛然向英义吐出一口浓痰，幸而他敏捷避开了，“你趁早死心，我决不会写！”

“早知大哥不会心甘情愿。”英义仍是温言一笑，“所以，我特地为大哥准备了一份大礼。”他回身厉声令道：“抬进来！”

四名随从抬进来一张巨大的两层铁床，置于地牢中央。

“这刑罚叫烤全羊，”英义淡淡地解释道，“下面点上小火慢慢烤着，上面绑着的人一点点皮焦肉烂，这滋味……”

英武已目眦尽裂，“以为凭这个我就会怕吗？我英武也是条汉子。烧烤确实舒坦哪，来吧。”

英义赞道：“好，不愧是我大哥，有胆气！不过，这烤全羊之刑并不是为你准备的！”

英武脸上顿时掠过真正的恐惧。

英义转身道：“把小王子带上来！”

一个不过十一二岁的半大男孩脖子上套了绳圈被带进来。他眼中含了泪，双腿打着战，却硬忍着不哭出来。

“萨特勒，我的孩子——”地牢里突然爆发出垂死的野兽痛苦的狂呼。英武极力挣扎着向英义挪过来，“英义，你还是人吗？你要干什么都冲我来……”

孩子也低声喊道：“父亲！”

英义走近这孩子，抚弄他的头，“我是他叔叔，不知多疼爱他。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绝不动他分毫！”说罢叫人取来羊皮和炭笔，“写吧。”

英武死死地盯着儿子，脸色已如同鬼魅，下巴一阵阵抽搐。他缓缓摇头，“绝不能上你的当！一旦写了，便是坐实我弑父叛逆之罪。不但萨特勒不能活，我一家上下，跟随我的所有的人……你太歹毒了。”

“点火！”英义不想再说一句废话。

孩子立刻被随从们拉到铁床上，剥去衣服，手足牢牢地用铁链锁定。一名士兵上前，把一锅热油一勺勺泼在铁床四周。每泼一下，床上绑着的孩子就抽搐一下，嘴里模糊地哭泣着。

“我要杀了你！”英武疯狂地挣扎着想向英义扑去，凄惨的吼叫声震落了地牢顶上的灰尘。

英义皱了皱眉，伸手轻轻掸了掸肩上落着的灰尘，像是完全没有听见英武的咆哮，转身注视着铁床。

火舌渐渐旺起来，一舔着热油立即爬上铁床，把孩子团团围住。他开始还只是低低呜咽抽泣，渐渐地，铁床越来越热，孩子贴着床的皮肤也越来越红，滋滋地冒着热气，他忍不住惨叫起来：“啊，疼啊……父亲救我！”

英武的皮肉已在挣动中裂开，绑在颈间的绳索深深嵌入他肉中，一片鲜红。而他还愤怒又徒劳无功地狂喊着，挣扎着……

“英义，我就算死了，也要来找你索命。”

“把火烧旺点！”

孩子的头发烧着了，身上的皮肉黏烫在铁床上，已发出焦味，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目睹此情此景，最硬的心肠也要碎裂。

“停、停，我写……”英武终于瘫倒在地上，声音低落下去。

“灭火！”数名士兵早已准备好，大桶的水泼向铁床，火立刻灭了。

一片湿漉中，孩子微微地抽搐着，他连哭泣的力气也没有了。

“大哥真是顽固，早些写何必让孩子受苦？”英义轻叹一声，示意随从前将笔塞在英武手里，“照我说的写！只要写错一个字，外面还有你其他三个儿子！”

英武的手剧烈颤抖着，“我……竟落在你手里……”笔迟迟不下。

“我只要汗位。尽管放心，只要你死了，我会是最仁慈的回纥可汗，决不会再为难你家中其他人。相反，你的儿子还可以继承你的封地。”英义紧盯着英武一字一字说道。

.....

半个时辰后，英义终于满意地手执羊皮密令从地牢中走出。

“把里面两具尸体拖走。”他边走边下令。

“三王子，抓来的其他几个英武之子如何处置？”随从上前拱手。

“杀，决不可留有后患！”

（四）

大周北征军大营里。

座上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男子，身姿儒雅，顾盼之间却是霸气逼人，正是以中书令一职亲领大周北征元帅的柳盛。他此刻正一阵长笑，“云麾将军还未归来，周回两国皆已知你深夜于千人军中取英武首级之壮举！”又向身侧另一位银须白发的老将道：“当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位老将也颇爱怜地瞧着下面单膝跪着的银甲小将，颌首笑道：“大帅所言极是。小将军此去辛苦了。”

柳盛又笑道：“裴将军此行立有大功。我当奏请圣上，嘉奖于你。”

裴青却拱手请命道：“多谢大帅。末将身受皇恩，微末之功，不敢受赏。今日特向大帅再请一命！”

“哦？”座上两人同时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裴青。

“末将请以媾和使身份出使回纥，促成两军联合，共击契丹！”

“此事万万不可。”老将连连摇头道，“你刚杀了回纥大王子，回纥人正发愁抓不住你雪恨，你怎能自投罗网？还是先回长安避过风头。”

裴青低头道：“末将愿立下军令状！若此去无功，提头来见，纵死在回纥牙帐也与人无干。”

“裴青！”老将神色忧急，“你年纪尚小，不知轻重。纵然你能在万军之中取人首级，这军令状也是可以随意立下的吗？”又急忙对柳盛道：“大帅请恕他年轻莽撞。那回纥起兵反周，又连杀我大周两位媾和使，绝不可让裴青再去送死！”

柳盛看着裴青，手抚髯须道：“裴将军年少气盛，立功心切，这个本大帅明白。但你要三思啊，军令状一旦立下，可就再无转圜。”

裴青向两人深鞠一躬，“大帅与黄将军不必再劝，我意已决。契丹贼子杀我大哥，

害我裴氏满门。此血海深仇我哪有一日忘怀？若以此行媾和两国，借回纥铁骑之助杀灭契丹，直捣上京，手刃仇人，我虽死又有何憾？”

黄将军苦苦相劝，而裴青一意孤行。最终，柳盛只得给裴青立了军令状，准他出使回纥。

他出得帐来，待往同僚帐中去话别，想起一些人别有意味的眼神，还是止步了。

“青儿！”大步追上来的正是一脸怒气与焦躁的黄勇将军。

他正待张口，裴青已朝他恭敬道：“黄将军待我之恩无以回报，裴青只能永铭在心。但我已立下军令状，这回纥是必去无疑。”

黄勇连连叹气顿足，“糊涂啊，柳盛当然希望你去！若不是因为宣城公主，他早对你下杀手了。我一再叮嘱你小心行事，你却自去送死。我来日怎么去见你地下的父亲？”

黄勇提起裴相，裴青已是神色惨淡。他默立片刻，向这老将深深一拜，“青辜负了将军的栽培，却还有一事相求将军！”

黄勇忙道：“只要是老夫能相助之事，青儿尽管道来！”

青年淡然的神色忽然沉重了，“我……母亲还藏在积云观里。若青……不能回来，请将军替青照拂她。”

黄将军已是老泪纵横，“你这辈孩子……放心吧，只要我黄勇在一日，定保你母亲无事！”

“还有……太子。”裴青复压低了声音道。黄将军却只是沉沉叹息。

“那事不宜迟，青这就告辞了。”他双膝跪下，再向这德高望重的老将深施一礼。

黄勇上前扶起他，将这孩子紧紧抱住，“青儿，我一向视你如子。我太知道你了，你都是为了燕国那孩子。你们俩原是多么好的一对！”

听到燕国二字，裴青也忍不住热泪盈眶，“终是我……负了她……”

野风萧萧，青年独自离去，身影隐没在漫天黄沙中。他的心中，没有留恋，只有决绝。

(五)

“可汗，这女子如何处置？”

英义头也不抬，“父汗待你不薄，你却私通叛逆，吃里爬外，还有什么可说的？给

父汗殉葬吧。自己到地下去跟他老人家解释。”

地上跪着的女人原先还不甚害怕，只等着英义释放自己，听这一言陡然惊恐万状，尖声叫喊起来：“什么？你原说绑我只是装装样子。只要承了汗位，便立我为可敦……”

英义冷笑起来，“可敦？照照自己吧，人尽可夫的娼妓而已，还不闭嘴受死？”

女人嘴里立即被塞进木块，呜呜叫着被拖了下去。

“各部酋长们都到了？”英义向左右道。

“是，都在帐前等候。”

“升帐！”

英义已抢在酋长们到来之前继可汗位，自封武义成功可汗。此刻，他要做的是迅速争取各部落支持。于是他取出英武死前所写的密令，当众宣布了英武私通父汗宠妾，害死登里可汗，又被周将杀死之事。各部酋长都觉得事出突然，但在证据面前，也无人说话。

“把英武的走狗们都带上来。”铁链绳索串联着的，正是英武帐下的衙官、都督等人。

“英武弑父篡位，罪恶滔天。你等走狗助纣为虐，也是罪无可赦。今日当着众酋长之面将你们一一处死，也叫胆敢反叛篡位之人都看看清楚，想想明白！”

话音一落，身侧众兵士已经上前。手起刀落，头颅滚成一片，惨叫连绵不绝。血雨腥风弥漫回纥牙帐。众人本为登里可汗治丧而来，却见到如此惨烈杀戮一幕，一时搞不清英义有何目的，个个齿冷胆寒。

英义看着这敲山震虎之举，脸上浮现一丝得色。

杀人，清理，不过短短半个时辰，帐前已清理完毕，重新摆上酒宴，俏丽的回纥上前献舞敬酒。然而众人还心有余悸，仍旧默不作声。

英义举杯大声道：“各位远道而来辛苦了。本汗自有赏赐，每位赏好马五百匹，貂裘二十件，美女十名！”

众酋长见他并未发难，还有丰盛奖励，才略显开怀。

英义转眼又皱眉道：“父汗在时，各位都忠心耿耿。如今本汗继位，不知大家……”

“我等当然对武义成功可汗效忠！”一酋长忙举杯道。

英义爽朗大笑。众人见状，也忙附和起来。一时牙帐里热闹非凡。

“可汗，周朝使者已至！”

“哦？”英义对下座诸位酋长说道，“周朝连失两位使者，竟然还敢前来。这一次来者是谁？胆子真是不小！”

随从应道：“是一位年轻将军，自称大周云麾将军裴青。”

突然有人嚷起来：“他便是杀大王子之人，竟敢此时前来。”

“大周不守信用，和亲公主迟迟不至，使者倒是来了一拨又一拨。”

“杀了他。”另一人吼道。

.....

英义双目炯炯地扫过座下群情激愤的众人，待稍稍安定，才道：“先看看来者何意。”

片刻之后，一小将已在十多名随从的前后来引下来到牙帐前。他年纪不过二十上下，面目极为清俊，神色淡然儒雅，虽是一身雪白骑装，却带着一股迥异于草原游牧的飘逸出尘。唯有一双狭长双目深邃内敛，流露着与他年纪不符的沉稳隐忍。众人都有些讶色，没想到万千军中独取英武首级之人竟如此年轻。

“请将军交出佩刀。”

他当即取下身侧佩刀，交给身边随从，自己长身立于牙帐正中。

英义端坐在宝座上，喝道：“来者何人？”

裴青拱手行礼，“大周北征军左路先锋云麾将军裴青。”

“所为何来？”

“结好贵邦，共敌契丹。”

突然一人叫道：“见了武义成功可汗，为何不跪？”

裴青并不看那人，只向英义道：“大周天子因回纥助平契丹之约，故将女嫁与登里可汗永结姻好。父死子续，可汗为大周天子女婿，我为大周天子使臣，均有礼数，岂有可汗坐于榻上受使臣跪拜之理？”

“好大的胆子！”另一人粗鲁吼道，“可汗，何必听他废话？此人杀我回纥王子，现在就杀了他报仇！”

“杀了他、杀了他。”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声音。

裴青丝毫不惧，向这说话之人微微一哂，“方才说话者何人？此人才真是大胆！”

众人一愣。他紧盯着此人继续说道：“英武乃逆反罪首，大周早察觉他不轨之心，才派我相助贵邦，取他首级。只可惜来迟一步，登里可汗已为他所害！今日特来吊唁，